

陈崇武 一生宗仰重湖湘

○刘伟华



陈崇武先生

陈崇武(1899—1978),字广忠,是清华学校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允文允武,在清华时是体育健将,学生领袖,成绩优异。他来自革命的家族,父亲、叔父辈都是晚清湖湘革命组织华兴会的骨干,同盟会的坚贞会员。留美时,他在著名的大学和军校完成了文武课程,既拥有土木工程的专科知识,又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如很多清华同学一样,他有强烈的报国使命感。父辈革命的血脉和同学间相互砥砺,塑造了他义无反顾以生命来振兴中华的不凡志向和坚毅决心。这样一个优秀的爱国青年,回国后应该有大展抱负的机会,但在近代史册上他好像没留下什么墨迹,在上世纪中国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究竟遭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满门忠烈之陈氏家族

陈崇武原籍湖南湘阴,从小跟随父亲

寄籍在长沙。他来自清末的革命家庭,父亲陈嘉会1902年与黄兴等赴日本法政大学深造,回国后参加了黄兴创立的华兴会,1905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后,复为同盟会会员,投身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成功后,被选为国会议员,出任南京留守处秘书长、黄兴秘书。其后的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各战役均参与其中。陈崇武的叔祖父陈季藩也是1902年选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参与黄兴领导的甲辰起义(1904)。陈崇武的四个叔叔均为同盟会会员,叔父陈嘉勋曾考入清华学堂,1911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陈崇武的哥哥陈崇法,是1918年清华留美学校放洋同学,在美国理海大学获采矿工程学士。陈崇武在有着这样的革命传统和留学氛围的家族里成长,自然养成一份炽烈的爱国精神和追求先进知识的志向。

清华之全能领袖

陈崇武入读清华学校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变革时期,在周诒春校长主政下,推行德智体群美五育并举的全人教育。在辛酉级同学中,陈崇武是全能学生的佼佼者。在清华园的学习中,他表现出卓越的体育才能和领袖风范。根据《清华周刊》所载,在1917年的辩论比赛中,陈崇武担任国语组的主席,辩题为“职业

教育对现今中国较军国民教育为尤要”，英文组主席是闻一多。在体育方面，无论田径和球类比赛他都是优秀选手。他参加远东运动比赛，创造了撑竿跳的全国纪录（10 英尺 6 吋），在 1919 年 4 月 5 日的北京联合运动会上，他更创出 10 英尺 9 吋的新纪录。他是清华篮球校队的主力，学弟梁实秋回忆清华篮球队比赛的雄风时亦历历在目：“清华的阵容主要是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惚，胜算较多。”陈崇武健硕雄伟，有 1 米 80 身高，加上脸孔轮廓分明，面色红润，一身古铜肤色，肌肉结实，是一众清华同学公认的文武全才。陈崇武很喜欢与学弟们一起打球，他认为将来要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建设国家，所以激励学弟在运动之余要用功学习。癸亥级（1923）的李先闻曾在忆述中说：“陈崇武是我们运动场上的龙头，他本人是代表远东的选手，是中国去菲律宾参加撑竿跳的，同时也是学校篮球足球等项目健将，足球是‘守门’的，球艺相当高。记得有次化学大考，我陪他熬了一夜，温习功课，眼睛睁不开时，用冷水洗脸，我们之间感情很不错。可是后来当我英文不及格时，有天我照常和他去玩手球，将到运动场，他说：‘你功课不合格，不配同我们玩。’他这两句话使我听后觉得比老师给我不及格还难过。从此就用功读书，一改以前得过且过的态度。”

陈崇武与一些辛酉级同学都是清华学弟眼中的领袖，如闻一多、时昭涵、罗隆基、何浩若、萨本栋等都是活跃分子。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学生领袖之一，领导和组

织同学参与了游行。陈崇武与同是湖南籍的何浩若志趣相投，大家都认为将来到了美国，除了要学习专科学问，还要学习军事知识，回国后以军事救国。由于擅长打篮球的关系，陈崇武与孙立人十分友好，感情如兄弟一般，孙立人在学校遇到烦恼时，也会向他倾诉，征求他的意见。二人想法一致，都认为国家内忧外患，必须以军事来振兴中华，尤其到了美国留学时，要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美国之文武教育

陈崇武是清华辛酉级（1921）毕业生，但到 1922 年才到美国留学，因为他参加了北京学生抗议“六三惨案”的罢考斗争，被学校惩处延后一年才出国。根据美国的入境纪录，陈崇武和何浩若等同学在 1922 年 7 月 16 日乘坐美国提督邮轮公司麦甘理总统号从上海出发，7 月 31 日抵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8 月 1 日经海关检查入境。当年毕业的壬戌级的同学，则在 8 月 20 日



在美国读书时的陈崇武

□ 人物剪影

坐中国邮船公司的南京号到美国。

到了美国后，陈崇武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土木工程，在1924年毕业。他在麻校读书时，同年到美国的清华同学朱世明（1898—1965，1922壬戌级）也在麻校，他比陈崇武年长，是湖南双峰县人，来自有名的军人家庭。朱世明的祖父朱程宗曾跟随老师罗泽南创立湘军，对抗太平军。父亲朱继绎在甲申中法战争台湾战役中以孤军对抗法军而著名。他们二人的家庭背景相近，又有同省籍之谊，二人都有学习军事的意向，所以相约到美国军校深造。

毕业后，陈崇武到了威斯康辛大学进修水利工程，当时何浩若正在该校修读博士，而另一湘籍好友赵君迈也在大学里，赵君迈的堂兄赵恒惕是湖南军政界握有大权的人物。赵君迈也喜爱运动，尤善于摔跤，是威斯康辛大学的常胜冠军。大家走在一起经常讨论中华民国的前途，对军阀横行、列强侵袭都十分愤慨，认为在完成大学课程后要进修军事，商议后选了有美国后备军官摇篮称誉的诺维基军校。壬戌级的湖

北籍同学曾锡珪到美后即入读此校，读了一年才转到弗吉尼亚军校深造，他本来希望入读西点军校，但西点要两年后才有空额。曾锡珪经常向清华同学介绍美国的军校情况，所以陈崇武等同学对这所军校亦有认识。这所军校除有本科课程外，军事训练里尤重骑兵训练。学生不单要控制马匹在陡坡地形行走，还要以骑兵队形冲刺，这对于没有骑马经验的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陈崇武知道已有清华湘籍学弟齐学启和孙福麟在诺维基就读，他们都有军事救国的志向，所以大家便一早通了信息。诺维基每年批准中国学生入学的人数很少，除了本科生外，诺校也会收录一些已获得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学生，接受短期的军事学习，属于特别班。陈崇武和何浩若到了诺维基军校，一武一文，不久便成为诺校的注目人物，在诺校的周刊上经常见到关于二人的报导。这份周刊是由学生编辑的，当时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人有很大的歧视，在军校中尤为明显。但陈崇武的运动才能受到诺校同学的高度称赞，使他们对



1926年威斯康辛大学 Chinese Club 同学合照，陈崇武站在第4排左1



陈崇武（左2）和余蕙传（右2）在美国与友人合摄

中国人的观感有所改观。陈崇武在诺维基亦展现了剑击和射击的天份，他是诺校这两项运动的校队成员。在诺校同学录中这样描述陈崇武：“在只有3个月的训练下，他成为爱德华上校的剑击队里的一名正规队员，而且他也是一名出色的射击手。在射击运动里，陈轻易便击中公牛。”

陈崇武、赵君迈、何浩若等中国同学因为体育表现甚为出色，所以备受诺校的同学注目，而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和如何贡献建设国家的看法，也在刊物上有所报导。在中华民国成立15周年（1926）纪念日上，陈崇武和何浩若、赵君迈、朱世明、姚楷在枫林区的葡萄街举办了一次独特的晚宴，邀请了诺维基军校的主任、军官、教员及家眷和诺城的著名新闻记者等近四十人出席，陈崇武和同学下厨烹煮了四道中国菜，包括炒面、鱼菜卷、炒粉丝和杏仁酥。何浩若和陈崇武、朱世明都是一年特别班的学生，他们会在第二年回国。在席上，由何浩若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为题作演讲，他和陈崇武等同学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应针对吴佩孚和张作霖两个军阀，因为他们向英国和日本寻求帮助，这使中国未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无法建立真正的共和国。

1927年陈崇武怀着奉献的心，离开异国美利坚回到祖国，致力帮助国家建立真正自主的共和国。

建设国家 从军救国

根据诺维基大学的纪录，陈崇武在诺校读了两个学年（1926—1928），主修土木工程，但他未完成课程便离校，所以属于“未毕业学生”。陈崇武在1928年初回到中国，可能和何浩若一样，因为国内的家人或友人召唤他们回国服务，所以提早回国。何浩若是因为受聘到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离校，陈崇武的原因是什么，他在自传中和诺维基大学的纪录中都没有交代。

陈崇武回国后便到叔父陈嘉佑的第14军担任骑兵团筹备处主任兼交通处长，这可能是他提前回国的原因。但两个月后，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成立骑兵团无疾而终，也只好到其他部队寻找发展机会。从美国军校毕业回国参加军队的清华学生，除非有人介绍，否则很难在军队找到带兵的机会，因为一般带兵军官的职位都是由保定、黄埔毕业生占据，他们如要加入军队，多做技术军官。

陈崇武在美国修土木和水利工程，他希望学以致用，因此在1928年9月由内兄余籍传介绍，到新设立的湖北省建设厅鄂北省道工賑工程处出任主任工程师。余籍

□ 人物剪影

传是公路工程专家，当时正担任长沙市政筹备处长。陈崇武的主要任务是要勘查鄂北公路的路线，特别是建造老白公路（由湖北老河口至陕西白河县城）中襄郧省道部分路段，这条公路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1928年10月，湖北省政府以“救灾为名，治安为实”，组建了鄂北工赈工程处，任命鄂北行政委员林逸圣兼工赈工程处长，陈崇武担任工程主任，筹集工赈款250万，用以修建襄郧省道未完成的工程。

为了解公路的地理状况，作为公路建造规划的参据，陈崇武先对各路线进行勘察。老河口至白河之间的公路选线十分艰难，陈崇武曾两次踏勘襄郧及均县白河诸线，经比较结果，他建议以老白公路为干线，为便利均县及郧县两县城，另筑草（店）均（县）和十（堰）郧（县）两支线。对于勘探工作，陈崇武必亲历亲为，他将在美国麻省理工和威斯康辛大学所学的工程知识，应用在国家的建设上。据余亚士所记，陈崇武只身携带必要的仪器和工具，跋山涉水，在三天内步行了540华里（约为270公里），这非有过人的体能不能完成。1928年冬天，陈崇武勘测完老河口至均县的路段，遂即“以工代赈”，召集当地灾民由保甲长带队到工地。工赈处派技术人员指导，当地驻军督修。第二年5月，老河口至花街段落成通车。由于财力不济，鄂北工赈处施政困难，陈崇武便在7月离任，10月间由余籍传介绍到汉口市工务局担任工程科长。据陈崇武《自传》，他先后担任过湖北省政府水利局工程科科长、建设厅技正兼湖北省会工程处主任等多个技术职位。

1928年8月国民政府结束军事行动后，

开始进行都市规划和建设，正需要工程人才。陈崇武在汉口任职时期，参与城市建设的工作，曾设计并督造汉口盐业银行大楼、中山公园内一幢西洋式大花厅。大花厅于上世纪80年代还存在，盐业银行后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重新修造。

193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灾，自7月20日起，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发生了大水灾；28日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淹。为了统筹救灾，南京政府在8月14日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当时汉口市工务局局长陈克明推荐陈崇武参与工作，陈崇武被委任为救济水灾委员会总工程师。当洪水威胁武昌市时，陈崇武巡视水患至城外的赛湖堤时，发现堤身出现险情，监修军警为了保命已经撤离，数千民工见监警走了，便随之下堤。陈崇武见没有民工做护堤工程，堤身如崩坍，洪水将淹没武昌城。于是想出一计，命监工人员搬一张竹床放在堤上，然后当众在床上睡觉。见总工程师不怕死，要以身护堤，于是数千民工再度蜂拥上堤。陈崇武亲自指挥加固工程，紧急抢险，最后赛湖堤顶住了大洪峰，武昌市避过一劫。陈崇武为这次抢险护堤作了一首七言绝诗：

五百勤程三日完，披荆斩棘意犹欢；
长堤醉卧蛟龙静，首义城台磐石坚。

重穿戎装 踏上军途

陈崇武最后由技术官僚转变为专科军职，是由担任财政局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上校税警课主任开始。宋子文在1930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鉴于国民政府在军政费用上支应困难，为了保障和增加盐税收入，决定整顿北洋政府留下的腐败

的盐务缉私队，成立一支现代化的武装缉私部队，1930年底在苏州海州（今连云港辖区）组建税警总团。1934年2月，老同学赵君迈时在税警总团任职，介绍陈崇武到财政部辖下的两淮盐务稽核分所，担任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上校税警课主任，这虽是分所职务，但事关庞大的盐税利益，所以权责尤重。陈崇武在分所任职至1935年5月，然后开展一段短暂但对他意义重大的军旅生涯。

陈崇武曾在税警总团担任少将参谋长，这事较少人知道。参谋长最初聘请了清华22级的曾锡珪担任，他留美时先后在诺维基军校和弗吉尼亚军校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陈崇武担任税警总团参谋长应该在曾锡珪1935年8月调任两淮税警局长前后，这个局是将淮南税警局与淮北稽核分所所属税警合并。孙立人在1932年1月加入税警总团，陈崇武出任少将参谋长时，他正担任第四团团团长，自长沙后二人再次共事。同时赵君迈在第一团担任团长。这是陈崇武唯一一次与孙立人、赵君迈两位好友共事。陈崇武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担任税警总团参谋长，又为时多久，现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这很可能是曾锡珪向宋子文或总团长温应星推荐的，曾锡珪极得宋子文和温应星信任，他的两淮税警局握有极大的权力，手下有一万多人，实力雄厚。根据陈崇武的《自传》，他在1935年6月至12月担任税警总团少将参谋长，时间并不长。他在1936年1月调到南京的铁道部简任专员兼业务司帮办，并兼铁道队警总局少将副局长，这职务是同学朱世明介绍，直至1937年8月。

抗战爆发后，陈崇武担任过不同的军职，主要是战时极为重要的交通运输。1937年9月，担任交通部平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兼军事委员会铁道运输司令部中将参谋，兼平汉线区中将司令。战况蔓延后，国民政府为战略需要将辖地划分为不同的战区，在1938年2月为配合“持久作战，巩固武汉”的战略，重新划分为九个战区。陈崇武出任在原有职位上兼任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交通处中将处长。陈崇武受命镇守平汉铁路，负有很大的军事战略责任。余亚士曾记述陈崇武亲身参与炸毁黄河大桥阻断日军南下的事迹：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后，他担任平汉铁路线区中将司令，最高当局为阻止日寇南渡黄河，决定在必要时炸毁黄河铁桥，而将这项艰巨的任务责成他去执行。当时军令极严，日寇未到桥边，炸了桥要军法从事，日寇如果过了桥，即令桥毁，也照样要军法从事。为了严格执行命令，他先行撤走两岸附近的老百姓，运走国家重要物资，然后亲自指挥部署，安排炸药，同时也率部坚守桥头。直待日寇先头部队强行上桥，无法阻挡时才予以引爆，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炸桥任务。在炸桥之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尚未过河，他在对岸找到程潜，用木筏横渡，渡中搁浅，他亲自下水推舟，总算将长官安全护送过河，后来更率兵将程长官护送到郑州，才返回任所。程潜在感谢之余，特明令嘉奖。”

这段历史记载极为重要，因为现在流传的是由一名新八师的年轻上尉参谋熊先煜指挥炸毁黄河铁桥，还有些其他记载，说法不一。陈崇武在60年代时，亦曾回忆这一段往事，尤其是程潜的木筏上岸时，

□ 人物剪影

因为河水太浅，木筏搁浅，他走到河中推动木筏，将程潜等送到岸上。因此，黄河铁桥究竟由谁指挥炸毁，还需要详细考证。

人生之转折点——西安天水行营负伤

抗战方兴，兵凶战危，他们难免在战场上遭遇横祸，孙立人在淞沪会战时便不幸给空中爆炸的炮弹碎片击中，重伤几乎丧命，陈崇武知道消息时五内如焚，但军务倥偬，没法探望，但是他料想不到自己不久也遭遇不幸。

1938年11月，陈崇武由时任交通部长的老长官张嘉璈引用，到陪都重庆出任交通部简任专员兼交通部总管理处帮办，并兼驮运管理所所长。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桂林和天水行营，分管南北战区。陈崇武跟随程潜到了天水行营，出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运输处中将处长并兼陕甘军运管理中将处长。1939年3月7日，敌机轰炸西安天水行营，炸塌了防空洞洞口，天水行营上将主任程潜等一百多名将佐，悉数被埋在防空洞里。当时陈崇武也在洞内，被土掩埋十多个小时，他有一名属下不顾危险，走进被埋的防空洞里，锲而不舍地挖掘，终于将他救了出来。虽然经过抢救，但因为炸弹冲击波太强，脑部受到严重震荡，亦因土掩缺氧，所以脑部神经受损，记忆力下降，伤后不能正式工作，一直由程潜安置在行营内当闲职。

陈崇武在《自传》中记述受伤后的境况说：“厥后主任程潜因念患脑部经该次剧烈震伤后不能正式工作，乃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调天水行营中将参议以资养伤（迄今十余年脑力仍未恢复）。在此期

间交通部部长张嘉璈鉴于忠须兼顾事畜及养伤，生计实极困窘，亦曾继续派给专员等职，以示体恤。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曾养甫继长交通部，将忠停薪留资，遂由渝返湘，幸复承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派为湖南实业公司业务处处长。长沙沦陷后随同父母等逃难至湘南东安及湘西靖县，迄抗日胜利后，经内兄余籍传介绍为安江湖南省第一纺织厂监察，嗣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改任善后救济总署衡阳区督导办事处副主任，同时经平汉铁路局任为专门委员，迨善救总署结束后，复返长沙承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派任参事。”

由《自传》可见，陈崇武自受重伤后未能恢复，生活也成问题，父亲亦因避难奔波，抗战时在靖县逝世，陈崇武带着年老母亲和家人四处颠沛流离，处境困顿，这样优秀和热血的人才就因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改写了人生的命运。

据孙立人长子孙安平回忆，孙立人对这位清华时的好友一直念念不忘。1948年夏天，孙立人时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在公务繁忙之余，特别到长沙与陈崇武聚旧，当时陪伴在侧的还有陈崇武的儿子陈郅启。他们乘坐军车乘船渡过湘江，到了岳麓山上的清华中学。孙立人还在陈崇武父子陪同之下，到清华中学演讲。这是陈崇武与孙立人最后一次见面。

新中国成立后的境况

1949年8月，程潜在湖南宣布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协定，程潜为照顾在天水行营负重伤不能恢复的袍泽，在起义名单上也写了陈广忠（崇武）等的名字，于是陈崇武成为了起义人士。本来起义将

领受到优待，但陈崇武自脑受震荡后，记忆力受损（特别是短期记忆力），无法正常工作，家中儿女众多（7人），生活十分拮据。虽然他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当顾问，但仍春炊不继。

为了向新政府交代背景和经历，他在1950年8月请托住在隔壁的长兄陈崇法帮忙，由兄嫂起草一份自传，并填写了一份干部调查登记表。陈崇武在《自传》中表述：“解放后原任职务解除，遂率妻子赴长沙北乡伴老母居住，本年因无力退批，经向各亲友处左借，并将稍佳衣物变卖，得勉强退去一小部分，而每日家人粥食两餐，亦皆由亲友处零星借来，现已承钧会（指军政委员会）提名为顾问，月支薪给约一百三十九分得以维持。”另外他亦提到两个子女陈宇启和陈敏启“曾肄业初中，现因家境困难失学。”幸好得到当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程潜的帮助，在1955年担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

事，每月工资得以维持家计。

在新中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中，由于留学和从军的经历，陈崇武受到一定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经常来陈家调查，要他交代历史，在家里拍桌子打椅子，陈崇武感到无奈，唯有命女婿把准备好的资料多备几份，要交代时就给他们，以减少骚扰和游街。“文革”开始不久，陈崇武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发生活费40元，大约到1969年才给予补发。在1968年间，造反组织外调特别多，陈崇武被街道造反派以“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名，抓去关了40天。因为与街道流氓关在一起，陈崇武夫人每天早上送去的包子被流氓抢食，掉在地上的包子强迫老人家吃下去，不从就以手打头，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可幸在十年风暴期间，陈崇武大体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压迫，在参事室的工作有工资维持家计，生活过得平淡宁静。他闲时写日记，但因为脑部受损，所以已不能写复杂的内容，只能简单记事。

陈崇武与很多清华的同学一样，在人生旅途中，在大时代的波涛里，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能因为身体素质强，平日喜爱运动，心境平静，即使脑部一直未能恢复，但陈崇武到晚年都不用拄着拐杖走路，



陈崇武夫妇在1970年春与家人合影

□ 人物剪影

生活起居正常。他活到八十岁，可说是坚强意志创造的奇迹。

1978年4月18日，陈崇武在长沙家中平静地离世。

家庭和后人

陈崇武一生先后有两位太太，共生了8个孩子。1926年，他与第一位太太余蕙传（1900—1933）在美国结婚。二人回国后生了三个儿子（运启、郅启和豫启），长子运启在抗战时失踪，没法寻回。次子郅启在1930年在上海出生，三子豫启（现用玉启名字）1931年在河南出生。豫启在国家多难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1949年曾经随军参加湘西剿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努力上进，后来担任湖南省湘剧院党委书记、湖南省电影公司经理、湖南省图书馆党支部书记等职。余蕙传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南京、长沙、上海教学，任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由于操劳成疾，在1933年初因心脏病去世（33岁）。后来，陈崇武在武昌认识了在武昌女子师范毕业的胡静英，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子四女（宇启、敏启、淑启、德启、复启）。陈崇武的后人都秉承了陈崇武奉献国家的精神，在不同工作岗位服务人民。

2015年11月底，在台湾举办孙立人将军115岁诞辰追思会，并到台中大坑孙立人将军墓园祭奠，我邀请了陈崇武的小女儿复启参加，由她代表陈崇武后人到孙立人墓前拜祭，后因她突然身体抱恙，于是请德启（已歿）的丈夫黄强毅前往。其在墓前跪拜，孙立人儿子孙安平和孙天平、齐学启的外甥女李之琚等也为之动容。

陈崇武一生为复兴中华而奋斗，他的



陈崇武将军女婿黄强毅在孙立人将军墓前跪拜，孙立人长子孙安平（右3）深受感动

前半生丰富多姿，下半生平淡宁静，同时他见证了上世纪中国在帝制崩溃后的跌宕起伏，波折重重。他去世时正是国家酝酿改革开放的时期，未能目睹大时代的到来，这是他的遗憾。

注：本文作者刘伟华为香港学者。“一生宗仰重湖湘”一语出自孙立人送给黄兴长孙黄伟民的赠言，感谢他襄助找到清华好友齐学启的墓地和重修墓园。孙立人的好友、部属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表示宗仰湖湘人士，这里包括他的清华学兄陈崇武。作者感谢陈郅启先生、陈曙霞女士、陈洁女士、陈剑先生、黄强毅先生、黄伟民先生、孙安平先生、揭钧教授、诺维基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威斯康辛大学提供资料。